毛詩紬義

毛詩紬義卷十三

嘉應李黼平繡子著

節南山之什

節南山

序家父刺幽王也箋家父字周大夫也正義謂雲漢瞻仰箋俱引春秋此不引春秋註有詳畧鄭無義例是也謂春秋家父凡伯之等並應別人則非桓五年春秋書仍叔之子來聘若如孔說春秋時趙氏世稱孟智氏世稱伯仍氏或亦世字叔則經書仍叔可耳何爲必稱仍叔之子乎正以此仍叔是雲漢詩人天下

皆知故特著之以見雅詩已亡之意以此推之隱七年凡伯卽瞻仰詩人桓八年家父卽此節南山詩人桓五年仍叔上距宣王初年百二十一年父沒子聘于理無妨隱七年凡伯上距幽王初年六十六歲桓八年家父至十五年仍見經上距幽王初年八十五歲年月非甚久遠古人長壽者多何足疑也

節彼南山維石巖巖傳興也節高峻皃巖巖積石皃箋云興者喻三公之位人所尊嚴按文選吳都賦云貪緣山嶽之岊劉淵林註引許氏記字曰阪隅而山之節也今說文作高山許以阪隅二字釋岊而云高山

之節是許以㠫節字同陬隅玉篇又作巀嵲云高崖積石相向是節字中已有積石意釋文云巖本又作嚴傳非以積石訓巖巖言維有積石所以高峻令人視之巖巖然也箋云人所尊嚴亦以經作嚴字故云然若作巖巉則二句皆屬山言何以與下具瞻乎正義雖云巖巖具瞻互相發見然訓釋迂回不如作嚴嚴爲直捷矣

維周之氐箋云氐當作桎鎋之桎言尹氏作大師之官爲周之桎鎋持國政之平正義曰說文云桎車鎋也則桎是鎋之別名耳以鎋能制車喻大臣能制國政

故以大師之官爲周之桯鍇也按說文桯云足械也並無車鍇之文箋以桯易氏字未嘗云桯卽是鍇正義合桯鍇爲一亦非箋意詳觀正義鍇能制車之文乃知正義原本必非如此釋文云桯礙也說文云軔礙車也楚詞朝發軔于蒼梧兮王逸註云軔楮輪木也玉篇云軔礙車輪木或作杒是軔與杒同說文杒云桯杒也此原是木名以礙輪者不擇何木或此木亦可斬以礙輪故名桯杒而桯有礙義杒與軔通正義原本當曰說文云桯車杒也則桯是杒之別名耳以杒能制車喻大臣能制國政蓋杒所以止車故言

能制車若鎋則所以行車不得言制車然則正義不誤校書者因箋桎鎋連文故改杒爲鎋而正義遂不可通耳

式夷式已無小人殆傳式用夷平也用平則已無以小人之言至於危殆也箋云殆近也爲政當用平正之人用能紀理其事也無小人近正義曰易傳者以上文欲王躬親爲政則宜爲己身之己不宜爲已止也按箋讀已爲紀故言用能紀理其事且又明言用平正之人亦是人而非己正義緣上躬親解爲己身之己非箋意也

正月

胡爲虺蜴傳蜴螈也釋文蜴星歷反字又作蜥是蜴蜥字同按此虺蜴與斯干虺蛇不同斯干之虺當作虫一名蝮爾疋釋魚云蝮虺博三寸首大如擘舍人曰蝮一名虺江淮以南曰蝮江淮以北曰虺孫炎曰江淮以南謂虺爲蝮廣三寸頭如拇指有牙最毒郭璞曰此自一種蛇人自名爲蝮虺說文虫云一名蝮博三寸首大如擘指象其臥形蝮云虫也是斯干之虺本爲虫一名蝮也釋魚又云蠑螈蜥蜴蜥蜴蝘蜓蝘蜓守宮也說文虺云虺以注鳴詩曰胡爲虺蜥从虫

兀聲蜥云蜥易也蚖云榮蚖蛇醫以注鳴者陸疏云虺蜴一名蠑螈蜴也或謂之蛇醫是此詩之虺爲虺蜥與斯干殊也正義于此殊少區別

褒姒威之傳褒國也姒姓也威滅也釋文姒云音似毛云姓也鄭云字也威云呼悅反齊人語也字林武劣反按傳後今無箋如釋文則古本有箋今汲古閣本脫也褒姒褒國君所獻故冒姒姓其實童妾厲龍漦而生有母無父故鄭以姒爲字威齊人語似非元朗所能言亦當是箋又此章傳箋不少孔總釋經文後更不別釋傳箋褒姒爲后始末亦不疏明疑正義亦

有脫簡也

乃棄爾輔傳大車重載又棄爾輔正義曰爲車不言作輔此云乃棄爾輔則輔是可解脫之物蓋如今人縛杖于輻以防輔車也按車上之具皆以輔車其可解脫者亦不少傳不指言何物以經文自具不煩解說也此章乃棄爾輔與將伯助予相對則此輔是人非物下章云無棄爾輔員于爾輻屢顧爾僕不輸爾載則僕卽是輔可知經言大車旣重載矣乃棄爾輔車之人至輸傾爾載乃請長者相助晚矣若不棄爾輔車之人則有益于輪輻輔車何人爾僕是也果能屢

顧念之卽不至輸傾爾載矣如此此經意自明不必別
有物也

十月之交

序大夫刺幽王也箋云當爲刺厲王作詁訓傳時移其
篇第耳如鄭言是毛公改序厲王爲幽王而移其篇
第于此也說此以下四詩者或从毛或从鄭皆無確
然可據之文正義已云各从其家不復强爲與奪而
百川沸騰不同三川之震又以鄭義爲安是爲自亂
其例毛公先鄭四百餘年去孔子未遠旣已改序卽
當从之正不必紛紛辨難也

朔日辛卯箋云周之十月夏之八月也八月朔日日月交會而日食正義曰此朔月辛卯自是所食之月云云如孔說經文是朔月今汲古閣本作朔日者涉箋而誤也當改正乃合

不用其行箋云行道度也不用之者謂相干犯也正義曰日月告天下以王有凶亡之徵故不用其常道度所以横相干犯也按日月行天各自有道至朔相逢而道有表裏若月先在裏依限而食者多若月先在表雖依限而食者恒少然有交會而不食者即有不交而亦食者春秋襄二十一年九月十月頻食二十

四年七月八月頻食漢高帝三年及文帝前三年皆十月十一月晦頻食于法一百七十二日有餘而一交交乃有食若比月則未交何由有食而春秋漢史現皆有之秝家推之不得諱言術疏多云昔謂而不知天道深遠固有如是之神明而莫可測者既有不交而食故箋謂橫相干犯屬之厲王毛以此詩爲幽王則是依限而食是以梁虞劆唐一行推之在幽王六年乙丑歲　國初學者以授時推之是歲十月辛卯朔泛交十四日五千七百九分入食限旣依限而食鄭非橫相干犯毛解此句必不得與鄭同唐秝志

日四序之中分同道至相過交而有食然春秋于秝
應食而不書者尚多蓋日食必在交限而入限不必
盡食若過至未分月或變行以避之或五星潛在日
下禦侮而救之或涉交數淺或在陽歷陽盛陰微則
不食或德之休明而有小眚焉則天爲之隱四者皆
德之所生秝家之言如此是月有避日之理此章毛
無傳以上傳曰君道月臣道推之毛意蓋謂月不用
其臣道而變行以避日也正義以箋義述毛未爲得
矣
胡憯莫懲箋云憯曾也此用節南山傳也憯从朁聲說

文晉曾也毛無讀若之例憯訓曾卽讀爲曾鄭亦不言當作晉曾讀若晉曾音同者義可通是漢以來曾晉憯三字一也釋文仍音七感反非

豔妻煽方處傳豔妻褒姒美色曰豔箋云七子皆用后嬖寵方熾之時並處位言妻黨盛女謁行之甚也敵夫曰妻正義曰皇父及伯仲是字之義故知皇父家伯仲允皆字蓋與后同姓剡也序下正義引中候剡者配姬以放賢以剡豔爲古今字按鄭惟據經妻字疑正月言褒姒此詩言豔妻當別爲一后故以爲厲王后耳未嘗言姓剡也宣王元舅申伯是厲王后申

國女也姓姜不姓剡鄭解豔妻亦當爲美色正義云云誤也

日予不戕箋云戕殘也言皇父既不自知不是反日我不殘敗女田業禮下供上役其道當然言文過也釋文云戕在良反王作臧臧善也孫毓評以鄭爲改字如孫毓言則經本作臧字毛無破字之例此二句當爲皇父述人之言云女謂予所爲不善當知下供上役禮則有然矣陸孔同時釋文所言孔豈不知乃猶以鄭述毛非毛意也

悠悠我里亦孔之痗傳悠悠憂也里居也痗病也箋云

里居也悠悠乎我居今之世亦甚困病正義述毛曰毛以爲詩人見王政之惡如此故言悠悠乎可憂也爲此而病亦甚困病矣正義可憂也之下當釋里居乃云爲此而病則傳里不訓居明矣釋文云里如字毛病也鄭居也本或作瘇後人改也如釋文則傳原云悠悠憂也里痗病也居也二字當衍涉箋而誤也

雨無正

旻天疾威正義曰上有昊天明此亦旻天定本皆作旻天俗本作旻天誤也孔明言俗本之誤今汲古閣經文此句作旻天不合正義原本釋文云旻密巾反本

又作昊天者非也陸謂當作昊天校書者依釋文而
誤也當改正

周宗既滅正義述經曰毛以爲周室爲天下所宗今可
宗之道既滅國亦將亡無所止而安定也又靡所止
戾傳定也正義釋曰此傳質畧王述之曰周室爲天
下所宗其道已滅將無所止定毛以刺幽王理必異
于鄭當如王說按正月褒姒威之傳云有褒國之女
幽王惑焉而以爲后詩人知其必滅周也此句不復
發傳當同于前史記周本紀幽王三年云欲廢申后
并去太子宜臼以褒姒爲后以伯服爲太子周太史

伯陽讀史記曰周亡矣又云竟廢申后及太子以褒姒爲后伯服爲太子太史伯陽曰禍成矣無可奈何周太史言周亡矣禍成矣卽此詩旣滅之義孔以王肅義述毛謂可宗之道旣滅雖亦可通究非毛旨

小旻

國雖靡止傳靡止言小也按下民雖靡膴句傳不釋膴字鄭讀爲模云法也正義以鄭述毛而王肅讀爲幠云大也言無大有人韓詩作腜云猶無幾何皆謂民少皆依經分釋也傳意膴卽周原膴膴之膴頁以此經嘗言國靡膴民靡止今言國靡止則是民因國無

腴美之地而然故以小也二字統釋之是應字已于靡止句釋之矣靡止靡應只一小足以盡之不煩更爲立說以鄭述毛非傳意也

小宛

序刺宣王也誤當作幽王

中原有菽傳菽藿也力采者則得之箋云藿生原中非有主也正義曰菽者大豆故禮記稱啜菽飲水菽葉謂之藿公食禮云鉶羹牛用藿是也此經言有菽傳箋皆以藿爲菽以言采之明采取其葉故言藿也按說文藿作蘿云尗之少也則藿原是菽既在原中宜

乎易得傳言力采乃得者正以其少故也說文此訓

直爲毛傳作箋未可以爲菽之葉矣

宜岸宜獄箋云仍得曰宜正義曰時政苛虐民多枉濫

此人數遭之在上以爲此實有罪宜其當然由其仍

得故曰宜也如孔說是讀箋仍得爲應得也按箋言

可哀哉我窮盡寡財之人仍有獄訟之事釋經我字

是遭獄訟者自言不應得而得非在上者謂其應得

也說文仍从乃聲古者乃亦音仍爾疋仍乃也是仍

乃二字音義同鄭蓋以仍爲乃言不應得而乃得也

小弁

何辜于天我罪伊何傳舜之怨慕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正義曰毛意嫌子不當怨父以訴天故引舜事以明之又曰引此者言大舜尚怨故太子亦可然也孔此解猶未深得毛意傳引號泣于旻天釋何辜于天引于父母釋我罪伊何耳孟子述公明高曰我竭力耕田供爲子職而已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釋書于父母句與此詩正同故傳引而釋之也

不屬于毛不離于裏傳毛在外陽以言父裏在內陰以言母孫毓謂傳意母斥褒姒正義譏之謂太子非離歷褒姒而生按上傳云幽王取申女生太子宜咎又

說褒姒生子伯服立以爲后則經中毋字自指褒姒以褒姒見爲后也傳但以毛裏爲内外亦未嘗以太子爲褒姒所生箋云我獨不得父皮膚之氣乎獨不處母之胞胎乎何曾無恩于我似以離裏指申后然觀下箋云太子不爲王及后所容而見放逐則此箋離裏亦當指褒姒不處胞胎因上不得皮膚之氣而連言之耳不必泥也

雉之朝雊箋云雊雉鳴也正義曰雄雉之於朝旦雊然而鳴又引說文云雊雄雉鳴也按今說文雊云雄雌鳴也雷始動雉鳴而雊其頸玉篇雊云雄雌鳴與說

文同廣韻雊云雉鳴與此箋同初無雄雉鳴之說文選潘安仁射雉賦云雉鷕鷕而朝雊徐爰註曰鷕鷕雉鳴也又云雉之朝雊尚求其雌雌雉不得言雊顏延年以潘爲誤用也按詩有鷕雉鳴則云求牡及其朝雊則云求雌今云鷕鷕朝雊者互文以舉雄雌皆鳴也徐註爲潘賦曲圓其說而不知雊之爲訓本兼雄雌孔以雄雉鳴釋箋又引別本說文以實其說非鄭訓雊鳴之本意也

析薪杝矣傳析薪者隨其理箋云杝謂觀其理也必隨其理者不欲妄挫折之正義曰析薪而言杝明隨其

理扡者施也言觀其裂而漸相施及按从也从它之字隷書多混而爲一扡依說文當从手从它但其訓爲曳非此詩之扡明矣玉篇引此詩作杝云謂隨其理也廣韻杝字註亦云析薪是經有作杝字者然說文杝訓落也亦與傳箋不合廣韻扡云離也說詩者或謂扡是以手離之析旣是離安得扡又爲離正義讀扡爲施得之但亦非漸相施及葢施有从義有何義孟子云施从良人之所之邱中有麻詩將其來施施箋云施施舒行伺閒獨來見已之皃是施有隨从伺視之義故毛以爲隨其理鄭以爲觀其理扡與施

音義同也

予之佗矣傳佗加也正義曰此佗謂佗人也言舍有罪而以罪與佗人是從此而往加也故曰佗加也按以罪加佗人義自得通但如孔言則經既言予又復言佗必予不訓我訓爲與而後可爲以罪與佗人也說文佗云負何也舍彼有罪而妄加于太子太子身負此罪故經曰佗而傳曰加矣

我躬不閱遑恤我後傳念父孝也孟子引舜孝以論此詩故毛亦引孟子而斷太子之爲孝用師說也于時太子已奔申國不忘幽王其哀痛憯怛之心必有流

露于言面者故其傳述之如此經曰遑恤似已決絕者痛之切正其念之深也幽王果欲殺太子亦無難詭詞召反至而戮之當年不聽讒言而于所謂我躬不閱者卒能容其逋竄以成東周數百年之基則此詩之孝有以感動其心矣

巧言

曰父母且箋云始者言其且爲民之父母今乃刑殺無罪無辜之人正義述經曰王之始者言曰我當且爲民之父母也自許欲行善政今乃刑殺其無罪無辜之衆人又釋箋曰無道之君皆自謂所爲者是道非

知其不可而爲之也按箋云始者言其且爲民之父母則經中曰字是詩人之言孔以爲幽王自言非箋意也

亂如此憮傳憮大也箋云憮敖也爾疋釋詁云憮大也釋言云憮敖也而釋言之憮陸氏釋文本作憮是二字本通此詩兩憮字毛作傳時上經當作憮故訓爲大下經作憮以憮之爲敖人所易知故不釋也鄭箋詩時兩經皆作憮故訓爲敖正義以毛訓憮爲大遂下經云昊天乎王甚虐大我誠無辜而辜我是虐大也大字釋憮字而虐字于經並無所指未得毛意按

上憮字訓大是總言亂之大下已威大憮分承此句言王甚可畏王甚敖慢毛意亦當同鄭也

僭始既涵傳僭數涵容也正義曰亂之初所以生者讒人數緣事始自入盡得容受其言知王不察眞僞遂以漸進讒也蓋本王肅說按傳意讀僭爲譖故訓爲數數色主切言此譖人數說于王之始王旣容受其言也釋文云僭毛側蔭反陸亦以傳讀僭爲譖矣而數乃音朔又襲子雍之誤

君子信盜傳盜逃也正義曰毛解名曰盜意也風俗通亦云盜逃也言其晝伏夜奔逃避人也如孔言是毛

以經盜字爲盜賊之盜按書牧誓云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與此經正同毛訓盜爲逃言此讒人逋逃而來君子信之耳

匪其止共維王之邛箋云邛病也小人好爲讒佞旣不共其職事又爲王作病二句毛無傳正義以箋述之毛意不必然也蓋上章言亂初生于王又生于君子君子怒則可沮祉則可已此章承上章而言君子非惟不怒而反與盟君子非惟不祉而反信盜旣惟盜言是甘亂由是日進此在位君子以聽讒爲事非惟于其職止而不供而已實足爲王之病害也止共屬

在位之君子不屬讒人毛意或然

遇犬獲之箋云遇犬犬之馴者謂田犬也正義曰遇犬者言兎逢遇犬犬被獲耳遇非犬名故王肅云言其雖騰躍逃隱其迹或適與犬遇而見獲是也按如孔言遇爲逢遇箋何爲以馴字釋之釋文云遇犬如字世或讀作愚非也如陸言則有讀作愚犬者愚犬何能獲兎其說誠非然鄭特釋遇犬必非如字讀也爾疋釋言云遇偶也此犬出入與人相偶故號曰偶犬而釋爲犬之馴者耳遇偶皆从禺得聲史記孟嘗君傳木偶人與土偶人相與語索隱曰偶音遇是遇偶

音同也

無拳無勇傳拳力也按拳與捲同說文捲云气勢也从手卷聲國語曰有捲勇文選司馬子長報任安書云更張空拳李善註曰李登聲類云拳或作捲此言兵已盡但張空拳以擊耳桓寬鹽鐵論曰陳勝無將帥之兵師旅之衆奮空捲而破百萬之軍何晏白起故事白起雖阬趙卒向使預知必死則前驅空捲猶可畏也况三十萬披堅執銳乎如聲類及李註所引空捲皆與拳通傳訓拳爲力音同假借耳

何人斯

序蘇公刺暴公也暴公為卿士而譖蘇公焉故蘇公作是詩以絕之箋云今本誤作傳暴也蘇也皆畿內國名正義曰徧檢書傳未聞畿外有暴國今暴公為卿士明畿內故曰皆畿內國名孔不言暴在何地春秋文八年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杜註云鄭地而不言地之所在按左氏傳云晉人以扈之盟來討冬襄仲會晉趙孟盟于衡雍報扈之盟也遂會伊雒之戎書曰公子遂珍之也經上言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下言盟于暴傳言會伊雒之戎而不言于暴傳殆以暴即衡雍也說詩者或以此暴為暴公之國謂幽王時

鄭尙在西都此地是東都畿內之邑然以蘇國例之蘇國名而地乃爲温暴亦國名而地未必卽在暴此孔所以不引與

云何盱矣正義曰毛於下章以祇爲病言使我病是使蘇公之病則此盱亦爲蘇公之病也又曰毛以此云何其盱與下俾我祇也互文皆言云何而使我有罪病也按上章祇攪我心下章俾我祇也經有我字可以言我病此章無我字當指何人傳意言一者之來見王于汝何病乃使我病耳與下章自相呼應之詞孔以我病釋之未爲安也

否難知也箋云否不通也又云反又不入見我則我與汝情不通汝與于譖我與否復難知也釋文云否方九反一云鄭符鄙反按此句毛無傳箋以不通二字釋否又云我與汝情不通正解經中否字其云汝與于譖我與否非經中否字也陸以方九反列在前以符鄙反列在後是讀箋爲然否之否非鄭意也當以符鄙反爲是

俾我祇也傳祇病也箋云祇安也釋文云祇祁支反一云鄭止支反按祁支反是讀爲疷也爾疋云疷病也白華云俾我疷兮傳云疷病也此俾我祇與彼俾我

疷𤵸耳二字聲近可以通借故傳訓𤵸爲病或作傳

時經字亦作疷也鄭訓𤵸爲安則止支反爲是其祇

支反之祇乃神祇之祇也

視人罔極箋云人相視無有極時終必與汝相見正義

以箋述毛按以極反側傳云反側不正直也箋云反

側輾轉也毛鄭異矣此言罔極下言以極上下自相

申成毛意言汝有姡然之面目何視人亦反側而罔

極乎我今作此八章之歌正以窮極汝不正不直之

情也

巷伯

序刺幽王也寺人傷於讒故作是詩也箋云巷伯奄官

寺人内小臣也奄官上士四人掌王后之命於宫中

爲近故謂之巷伯與寺人之官相近讒人譖寺人寺

人又傷其將及巷伯故以名篇正義曰此經無巷伯

之字而名篇曰巷伯故序解之云巷伯奄官言奄人

爲此官也官下有兮字衍定本無巷伯奄官四字於

理是也以俗本多有故解之如孔言則巷伯奄官四

字是序文校書者誤移作箋也正義又曰巷伯是内

官也其官用奄上士四人爲之又曰又解内小臣而

謂之巷伯者以其此官於宫中爲近故謂之巷伯也

如孔言則寺人內小臣也句寺人二字當作巷伯校書者旣移巷伯奄官四字作箋文不得再言巷伯因改爲寺人而不知寺人與內小臣鄭意各有其官也當悉改依正義原本乃合

釋文巷伯奄官下云官本或將此註爲序文者如陸言則所據箋首有巷伯奄官四字旣有四字不可再言巷伯當是寺人內小臣也秦風寺人之令釋文云寺本亦作侍傳云寺人內小臣也彼正義謂爲在內細小之臣旣寺字爲侍則凡在內官俱得稱侍人亦不必以細小釋之此箋寺人亦可讀爲侍人如此則

巷伯奄官四字釋序中巷伯寺人內小臣也釋序中
寺人傷于讒其義亦可通也然此經寺人不聞亦作
侍秦風正義引此箋云巷伯內小臣文選宦者傳論
云詩之小雅亦有巷伯刺讒之篇李善註引毛萇曰
巷伯內小臣也雖誤以爲毛萇亦足証此箋首爲巷
伯內小臣而非寺人內小臣矣箋文从正義爲當
萋兮斐兮成是貝錦傳萋斐文章相錯也貝錦錦文也
箋云錦文者文如餘泉餘蚳之貝文也正義釋傳曰
錦而連貝故知爲貝之文如孔言則傳錦文二字當
作貝文箋以傳言貝文不明爲何貝故曰貝文者餘

泉餘蚔之貝文傳箋爾雅皆誤爾疋釋魚言貝多矣獨取餘泉餘蚔者以爾疋諸貝不言文惟餘泉云白黃文郭註曰以白爲質黃爲文點餘蚔云黃白文郭註曰以黃爲質白爲文點此外惟云元貝貽貝郭註曰黑色貝也邢疏云山海經曰陰山濁浴水出焉南流注蕃澤其中多文貝皆謂此餘蚔餘泉也說文云文錯畫也文以相錯而成元惟一色不可言錯二貝兼黃白之文故鄭獨有取焉然箋引二貝申傳文章相錯耳其實錦文非止黃白故箋又云猶女工之集采色以成錦文言集采則不止黃白二色矣釋文

云萋斐文相錯也無章字依釋文爲當

猗于畝丘傳猗加也箋云欲之楊園之道當先歷畝邱

傳言加箋言歷義各殊矣按傳意言楊園之道惟可

至楊園今增加一道卽可以至畝邱以興讒人本不

能譖君子今若增加其言卽可以及君子也正義以

箋合而述之誤也

作爲此詩箋云作起也孟子起而爲此詩欲使衆在位

者愼而知之正義曰當云作賦詩定本云作爲此詩

又定本箋有作起也作爲也二訓自與經相乖非也

如孔言則正義經文是作爲作詩故其述經曰讒人

立意如此故我寺人之中字曰孟子者起發爲小人之更譏而作巷伯之詩起發句釋上作字而作句釋下作字且讀爲字爲去聲也其言當云作賦詩者謂箋當云作起也作賦詩也然箋言孟子起而爲此詩則鄭經本是作爲此詩作訓起爲讀平聲定本爲得箋意定本箋當是作起也爲作也傳云寺人而曰孟子者罪已定矣而將踐刑作此詩也將踐刑釋經作字作此詩釋經爲字箋申傳意故曰作起也爲作也其云孟子起而爲此詩亦當言起而作此詩如此則種種皆合矣

毛詩紬義卷十四

嘉應李黼平繡子著

谷風之什

谷風

維風及頹傳頹風之焚輪者也風薄相扶而上喻朋友相須而成正義曰頹者風从上而下之名回風从上而下力薄不能更升谷風與相遇二風并力乃相扶而上以喻朋友二人同心乃相率而成也按頹是暴風不可以言力薄既从上而下而谷風乃和調之風安能與之并力反相扶而上孔泥爾疋李孫二家之

註而爲此說非毛意也傳風之焚輪釋經中頹字風薄釋經中谷風和調故力薄得頹風相扶而上傳蓋以頹風爲从下而上之風爾疋之文惟言焚輪謂頹扶搖謂之猋耳其以頹爲从上下猋爲从下上乃李巡孫炎之說毛公六國時人固未知後人爲此解也今世存郭註爾疋其說與李孫同然莊子消搖遊篇摶扶搖而上者九萬里釋文云司馬云上行風謂之扶搖爾疋云扶搖謂之飆郭璞云暴風从上下也文選曹子建贈徐幹詩云流猋激櫺軒李善註爾疋曰扶搖謂之飇郭璞曰暴風从上下也猋與飇同古字

通陸李引郭註扶搖皆作暴風从上下與今本不同則郭註焚輪必爲暴風从下上矣若然焚輪爲風从下上正可引以釋傳而孔不引者以經字作頽頽訓下墜李巡謂焚輪暴風从上來降謂之頽與此詩合故置郭不引不知字書無頽字訓下墜者當作隤此詩之穨从禿从貴穨訓禿皃又訓暴風傳言風之焚輪釋穨非釋隤也莊子摶扶搖而上彼上指大鵬摶亦作搏音搏言風从上而下而大鵬从下而上鵬力猛故能與逆風相搏而上此傳相扶而上謂穨風扶谷風从下而上也

維山崔嵬傳崔嵬山巔也按此崔嵬當作厜㕒爾疋釋山云山頂冢崒者厜㕒十月之交山冢崒崩箋以崒爲崔嵬亦當依釋山作厜㕒說文云厜㕒山巔也正用毛此傳爲說釋山別有崔嵬卽周南之崔嵬爾疋所謂石戴土毛傳所謂土戴石者也

無草不死無木不萎傳雖盛夏萬物茂壯艸木無有不死葉萎枝者正義曰以其天時不齊不能無死者故月令仲夏靡艸死故曰死生分是草木無能不有枝葉萎槁者定本及集註本云草木無有不死葉萎枝者如孔言是傳本云艸木無能不有枝葉萎槁者校

書者依定本集註改之也按盛夏萬物壯茂故言無能不有枝葉萎槁者若作無有不死葉萎枝則非理矣盛夏之詩草木何嘗盡如是乎當改依原本爲當

蓼莪

出則銜恤入則靡至正義曰作詩之日已反于家故言出入之事按箋云孝子之心怙恃父母依依然以爲不可斯須無也出門則思之而憂旋入門又不見如入無所至如箋是孝子心中擬之如此故下南山烈烈箋民人自苦見役視南山則烈烈然若此章已返于家下章何爲又言見役乎必不然矣

出入腹我傳腹厚也箋云腹懷抱也正義述傳曰出入門戶之時常愛厚我釋箋曰腹我謂置之于腹故謂懷抱以父母厚己非獨出入之時故易傳也按腹訓厚與爾疋說文同月令水澤腹堅釋文云腹本又作複呂覽正作複說文複重衣皃然則腹複音義同以重衣裹小兒出入抱之故傳謂之厚而箋以褢裒申之傳箋俱讀腹如複非有別也

大東

無浸穫薪傳穫艾也箋云穫落木名也既伐而折之以爲薪正義釋傳曰穫讀如穫稻之穫故爲刈也釋箋

曰穫落釋木文文在釋木故爲木名如孔言則正義本經文作檴字故毛讀檴爲穫今汲古閣本作穫誤也正義讀箋穫落二字句木名也三字句依爾疋釋木之文自應如此然月令季秋云草木黃落乃伐薪爲炭說文云艸曰零木曰落箋意以檴爲落木之名非依爾疋也釋文云穫毛刈也鄭落木名也得之

鞙鞙佩璲傳鞙鞙玉皃璲瑞也箋云佩璲者以瑞玉爲佩佩之鞙鞙然正義述經曰言王政既偏其所用之人皆鞙鞙然佩其璲玉居其官職不以其才之所長又曰鄭唯言佩璲云是玉也故鞙鞙爲玉皃璲瑞釋

器文郭璞曰玉瑞也禮以玉爲瑞信其官謂之㒷瑞
此瑞正謂所佩之玉故箋云佩璲者以瑞玉爲佩玉
藻云古之君子必佩玉是也如孔言則今本傳文鞙
鞙玉皃璲瑞也七字皆箋文也孔以毛鞙鞙指人言
故云所用之人皆鞙鞙然佩其璲玉鄭鞙鞙指玉言
故用鄭唯言三句以別于毛校書者因孔下文言故
箋云佩璲者以瑞玉爲佩遂分璲瑞也以上爲傳文
下爲箋文當據正義改依原本爾疋釋訓鼻鼻琄琄
釋器璲瑞也兩處邢疏引此皆云毛傳蓋自宋初已
誤矣賴正義本文具在可細繹而得也

維北有斗正義曰箕斗俱在南方之時箕在南而斗在北故言南箕北斗也如孔是以經之斗爲南斗按月令孟秋昬建星中建星近斗其時斗正南而箕在西不得謂箕南而斗北也孟秋北斗柄指申經所謂西柄之揭矣

四月

先祖匪人胡寧忍予箋云匪非也寧猶曾也我先祖非人乎人則當知患難何爲曾使我當此難世乎正義曰人困則反本窮則告親故言我先祖非人出悖慢之言明怨恨之甚猶正月之篇怨父母生已不自先

後也正義說誤詩是士大夫所作悖慢先祖庸奴販
婦且不肯言豈謂士大夫而出此乎鄭蓋讀經人字
爲儿說文儿仁人也古文奇字人也儿是親愛人之
意與人我之人有別鄭于中庸表記兩仁者人也或
云讀如相人偶之人或云施以人恩皆是儿字彼文
仁人並列恐涉人我之人故須訓釋以明之此經人
字與忍相對其爲儿字可知儿則不忍非儿則忍理
亦易明故不煩更爲解說箋言我先祖獨非儿乎儿
則當知患難何爲曾使我當此難世乎如此解則詞
非悖慢鄭意當然

百卉具腓傳腓病也文選謝靈運九日從宋公戲馬臺集送孔令詩云淒淒陽卉腓李善註曰韓詩曰秋日淒淒百卉俱腓薛君曰腓變也俱變而黃也毛萇曰痱病也今本作腓字非如李言則毛經字作痱按爾疋釋詁云痱病也說文云風病也毛上言淒淒涼風下言痱病箋亦言涼風用事而衆艸皆病說文風病之訓依毛傳爲解也作痱爲是具韓詩作俱文選鮑明遠苦熱行李註引毛詩作俱腓是唐本有作俱者釋文不言何也

廢爲殘賊傳廢忕也正義曰說文云忕習也恒爲惡行

是慣習之義定本廢訓爲大與鄭不同按今說文心部無忕字正義所引明有其訓豈唐初說文有之邪箋云言在位者貪殘爲民之害無自知其行之過者言大於惡釋文云忕時世反下同又一本作廢大也此是王肅義釋文言下同謂箋亦作忕於惡也今汲古閣本作大於惡校書者依定本之訓改之但爾疋釋詁云廢大也郭註引此詩合之定本是毛鄭有作大者與爾疋合未可因王肅亦作大而并廢疋訓也傳箋俱作大爲是

曷云能穀傳曷逮也箋云曷之言何也正義曰我此諸

侯日日構成其禍亂之行逮何時能爲善言其日益禍亂不能逮於善時按傳言諸侯構成其禍我逮于禍云耳豈能穀乎孔仍以何時釋傳則逮爲衍字矣爾疋遏逮也孔引釋言不云字異則爾疋遏有作曷者釋文云曷舊何葛反一云毛安葛反後音是也

南國之紀傳滔滔大水皃其神足以綱紀一方正義謂傳意亦喻江漢之旁國故言一方箋以江漢喻吳楚之君能長理旁側小國使得其所孔以毛傳附于鄭箋故爲此說按序言下國構禍卽經中南國傳意以江漢大水其神綱紀一方喻幽王不能綱紀四方致

南國諸侯構禍也詩八章首章言先人不庇佑已使生于此世二章亂離瘼矣正言遭亂三章民莫不穀言他國不亂而我南國獨亂四章五章言致亂之由起于在位貪殘下國構禍六章七章言幽王不能綱紀天下故致南國構禍在位貪殘傳鶉鳶貪殘之鳥是也八章言艸木之不如作歌告哀大東篇言東國困于役而傷于財此詩言南國構禍葢江漢閒小國大夫所作故次于大東也大國構禍則小國懼春秋文十三年左傳云鄭伯與公宴于棐子家賦鴻鴈季文子曰寡君未免于此文子賦四月時晉楚方爭諸

侯鄭衛貳于楚因公而請平于晉文子以天子不能
綱紀四方致伯主爭盟實同構禍故言寡君亦未免
有微弱之憂卽賦此詩當取義于我日構禍曷云能
穀杜註謂義取行役踰時思歸祭祀不欲爲還晉善
用王肅詩義既違左氏之意亦與詩序不合誤也

北山

我從事獨賢傳賢勞也箋云王不均大夫之使而專以
我有賢才之故獨使我從事于役自苦之詞王肅難
鄭孔申之具在正義按孟子論此詩云此莫非王事
我獨賢勞也孟子既以勞釋賢傳依而用之賢之得

爲勞者說文云臤堅也从又臣聲凡臤之屬皆从臤讀若鏗鏘之鏗古文以爲賢字春秋公羊成四年經云鄭伯臤卒釋文云臤本或作堅疏云左氏作堅穀梁作賢字然則臤堅賢三字通而東觀漢記云陰城公主名賢得續漢書天文志作堅得是賢卽堅字上經言王事靡盬謂王事無不堅固使己盡力以堅固之此章言不均大夫之使而我從王事獨盡力以堅固之故得爲勞也

鮮我方將傳將壯也按釋詁將壯俱訓大故將可訓壯釋言又曰奘駔也邢疏曰秦晉謂大曰奘說文曰奘

駔大也是奘亦訓大爾疋樊光孫炎二本無奘駔也
而有將且則將卽奘字也凡訓大訓壯之將其奘之
借乎

旅力方剛傳旅衆也箋云王謂此事衆之氣力方盛乎
何乃勞苦使之經營四方正義傳箋無釋玩箋何乃
勞苦云云似指行役之士子說後人因謂一人不可
以言衆力改訓爲陳力按傳旅不訓陳而訓衆傳意
此二句指在朝諸大夫言王善我年未老鮮有如我
之方壯者乎其實衆大夫氣力方剛亦可使之經營
四方也鮮釋文云息淺反沈云鄭音仙

無將大車

序大夫悔將小人也經無將大車傳云大車小人之所將也經以大車喻小人言大車卽有小人在內故傳以小人所將釋之正義引書肇牽車牛遠服賈用証大車爲小人之所將此乃編戶細民非序與傳所謂小人也誤甚箋云將猶扶進也說文扶云扶也从手爿聲將當作扶今作將聲同假借也

小明

日月方除傳除除陳生新也箋云四月爲除昔我往至于艽野以四月自謂其時將郎歸何言其還乃至歲

晚尙不得歸正義釋傳曰上云二月初吉爲始行之
時故言除陳生新二月也下章云日月方奥傳曰煖
卽春溫亦謂二月釋箋曰下章云日月方奥文與此
同洪範庶徵曰燠曰寒寒爲冬則燠爲夏矣若毛以
方燠爲二月之初則接于正月之末時尙有霜不可
云燠且爾雅稱四月爲除故據以易傳也按傳言除
陳生新及奥煖耳未嘗言二月也傳意以上二月初
吉爲周二月建丑之月知者此經日月方除歲聿云
莫與唐風歲聿其莫日月其除同彼傳云聿遂除去
也彼正義云時當九月則歲未爲暮而言歲聿其暮

者言其過此月後則歲遂將暮耳謂十月以後爲歲暮也此月未爲暮也采薇云曰歸曰歸歲亦暮止其下章云曰歸曰歸歲亦陽止十月爲陽明暮止亦十月也小明云歲聿云暮采蕭穫菽采穫是九月之事也云歲聿云暮其意與此同也彼正義以此經采穫爲九月則自丑月初吉而行先歷寒次歷暑而至建戌之月次第秩然此章日月方除卽承上離寒下章日月方奥卽承上離暑昔我往矣者往徂也承上我征徂西言今尚未歸追憶昔我徂行時矣已離歷有寒之日月其時萬物方除舊生新何言其還至今歲

遂將暮猶未得乎夏正月正除舊生新時也下章言已離歷有暑之日月其時天氣奧煖何言其還至今歲遂將暮猶未得乎奧煖即暑也經文傳旨至爲明白自孔以方除方奧爲二月而傳遂不可通矣至箋以四月爲除上箋又言至今則更夏暑冬寒自據夏正或謂如此則歲之將暮爲十一月于時安得尚有蕭菽不知蕭菽之類至冬而槁拔其根荄亦可爲禦寒之用義亦得通也

鼓鐘

淮水湯湯傳幽王用樂不與德比會諸侯于淮上鼓其

淫樂以示諸侯賢者爲之憂傷正義引王基謂淫樂爲鄭衛桑間濮上之音師延所作新聲之屬王肅謂作樂而非所則謂之淫未知誰當毛旨按桑間濮上亡國之音非徒淫而已肅駁王基而重在非所亦未爲得毛旨也毛以天子巡守朝諸侯有享燕自應有樂雖在淮上未爲非所惟不與德比卽爲淫樂耳正義又引孫毓不信毛爲會諸侯箋于上下皆不言諸侯或亦如毓按春秋昭四年左傳椒舉曰幽王爲太室之盟而戎狄叛之杜註太室嵩高紀年幽王十年春王及諸侯盟于太室漢志嵩高古文以爲外方書

禹貢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尾孔安國傳云四山相連東南在豫州界正義謂四山接華山而相連東南皆在豫州界也桐柏淮水所出北至外方約四百里此傳言會左傳及紀年言盟春秋時會盟異日異地者多然則幽王先會于淮水之上復盟于太室毛傳非無據矣抑又有說焉水經潁水篇云潁水出潁川陽城縣西北少室山東南流逕蜩蟟郭東俗謂之鄭城又東南入于淮漢志謂出陽乾山少室陽乾實與太室一山幽王盟太室鼓鐘水上此詩所陳當是潁水而經言淮水者雍州漆沮下流入洛瞻彼洛矣篇

以爲洛水潁水下流入淮故此經以爲淮水與將將湯湯無釋觀次章傳云喈喈猶將將湝湝猶湯湯則不應無之釋文將七羊反聲也湯音傷流盛也當是傳文今汲古閣本誤脫當補入

憂心且妯傳妯動也箋云妯之言悼也按傳動與慟同箋知傳意故以爲悼說文無慟字新附中有之經典通用動論語顏淵死子哭之動俗本作慟馬融云哀過鄭云變動容皃知字本作動鄭于彼註言變動悼傷之至卽能變動其容皃動與悼一也說文妯云動也正依爾疋及此傳而心部怞云朗也引詩憂心且

柚說文引詩一句而屢異其字者多或據此以謂詩
字當作柚者誤也
笙磬同音傳笙磬東方之樂也同音四縣皆同也箋云
同音者謂堂上堂下八音克諧按儀禮大射樂人宿
縣阼階東笙磬西面其南笙鐘其南鑮皆南陳註云
笙猶生也東爲陽中萬物以生鄭解笙磬與毛此傳
同故此箋不易傳正義釋箋八音克諧曰經言鐘琴
笙磬是金石絲匏四者舉此明土革竹木亦和同可
知是謂箋以笙磬爲二器非箋意也
以雅以南以籥不僭傳爲雅爲南也舞四夷之樂大德

廣所及也東夷之樂曰昧南夷之樂曰任西夷之樂曰株離北夷之樂曰禁以爲籥舞若是爲和而不亂矣正義述經曰以爲王者之雅樂以爲四方之夷樂又以爲羽舞之籥樂按文選魏都賦張載註引韓詩內傳云王者舞六代之樂舞四夷之樂大德廣之所及也與毛義同然則雅兼六代南兼四夷此外不聞更有所謂籥樂豈指七月之篇別領于籥章者乎然傳言以爲籥舞只是言雅南之樂皆爲籥舞耳雅兼六代禮記孔子閒居云夏籥序興賓之初筵云籥舞笙鼓鄭箋以爲殷禮周官籥師云祭祀則鼓羽籥之

舞三代樂皆籥舞其餘可知是雅樂以籥舞也春秋襄二十九年左傳云見舞象箾南籥者白虎通引樂元語曰南夷之樂持羽舞助時養也是南樂以籥舞也孔見箋分雅南籥爲三舞以毛亦爲三舞非傳意正義又曰定本作朱離其義不合按文選東都賦註引鉤命決作株離引毛此傳作朱離李善云說樂是一而字並不同蓋古音有輕重也依定本作朱離亦得

楚茨

我庾維億傳露積曰庾十萬曰億箋云倉言盈庾言億

亦互辭喩多也十萬曰億正義以庾在于空非有可滿之期倉無一億者疑箋互辭爲非按斛方一尺長二尺七假令倉高二丈方廣二丈七尺一倉已容粟二千斛五十倉卽十萬斛孔欲以一倉計之泥矣說文庾云水槽倉也一曰倉無屋者無屋卽傳所謂露積庾亦倉類四周必有垣牆非無可滿之期也正義釋箋自黍與與至喩多止今本箋十萬曰億四字衍文當删也

以妥以侑傳妥安安坐也箋云旣又迎神使處神坐而食之正義以毛述經曰當饋獻又迎尸于室以拜安之

釋箋亦云拜以安之按釋文于箋神坐音才臥反則毛坐如字謂神安坐也鄭讀爲座謂神之位也古坐座一字而音各不同義从而異史記高祖本紀云高祖因狎侮諸客遂坐上坐正義上在果反下在臥反此傳安坐傳箋異讀正義不別疏矣說文無妥字綏字云从糸从妥徐氏謂當从爪从安省然詩禮爾疋俱有妥字說文偶脫耳

或剝或亨或肆或將傳亨飪之也肆陳將齊或陳于牙或齊于肉箋云有解剝其皮者有煮熟之者有肆其骨體于俎者或奉持而進之者正義曰易傳者以祭

雖有牙不施于既亨之後非文次也按禮運云腥其俎熟其殽鄭註腥謂豚解而腥之熟謂體解而爓之此經刴亨以熟言禮運所謂熟其殽也肆將以腥言禮運所謂腥其俎也腥故宜陳于牙而分齊之經四或分兩平非相承說下故傳云然自孫毓駁傳不待既熟乃齊孔承其誤遂爲祭雖有牙不施亨後之說非傳意也正義釋箋是解刴其肉定本集註箋作解刴其皮今汲古閣本依定本集註改之也當依正義

原本

先祖是皇箋云皇暀也先祖以孝子祀禮甚明之故精

氣歸暀之正義曰信南山箋云皇之言暀也泮水箋云皇當作暀暀猶往也不同者註意趣在義通不爲例也按爾疋釋詁暀暀皇皇美也邢疏引少儀云祭祀之美齊齊皇皇鄭元云皇皇讀如歸往之往彼言皇皇則此暀暀也如邢疏言則皇與暀一字此箋皇暀也明皇爲暀字而言精氣歸暀泮水箋言暀猶往少儀註言皇讀如歸往之往是皇暀往三字同也皇暀得爲往者說文之部㞷字云艸木妄生也从之在土上讀若皇徐音戶光切說文讀若之例有言音同者有音義並同者㞷讀若皇是皇本作㞷也爾疋之

往也之在土上坐有往義故皇得爲往而睢往皆以坐爲聲故睢得爲往也

爲豆孔庶箋云庶胗也祭祀之禮后夫人主共籩豆必取肉物肥胗美者也正義曰庶胗也釋言文按今爾疋作侈如孔言則唐本爾疋作胗矣釋文云胗何沈都可反說文無胗字奢部䵼字云富䵼䵼皃从奢單聲徐音丁可反富䵼䵼卽箋所謂肥胗矣

祖賚孝孫傳賚予也釋文載傳云與也正義述經云旣而因以所嘏之物往與主人孝孫也是正義經傳亦作與孔引釋詁云賚予也當亦作與校書者據今本

爾疋改之并改毛傳賴釋文正義倘可尋繹當依原本乃合

信南山

畇畇原隰傳畇畇墾辟皃正義曰釋訓云畇畇田也註引此畇畇原隰與勻音同也如正義孔以畇當爲勻矣說文無畇字而勻訓少也與墾辟之義不合釋文畇音勻又音畇又音旬說文亦無畇字旬訓徧也於義爲近爾疋釋文引字林云均均田也是呂忱作均均其訓爲平徧爾疋本釋此詩作均爲得矣

曾孫田之傳曾孫成王也正義謂周祖文王而宗武王

成王繼文武爲太平之主特異其號故詩通稱成王爲曾孫不繼于文王直言孫者以太王亦王迹所起見其王業之遠又不稱元孫者以元孫對高祖爲定名世數更多則不得稱元孫曾者重也自曾祖以至無窮皆得稱曾孫明周德之隆久按傳以經上言禹甸下言曾孫而序又稱幽王不能修成王之業疆理天下以奉禹功故以曾孫爲成王義係于禹不係于周之祖也書武成篇曰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王者于天地山川尙稱曾孫況周祖后稷爲堯弟與堯同祖元嚳禹

祖昌意皆黃帝子孫故成王于禹得稱曾孫此篇及甫田大田之曾孫皆係于禹他篇曾孫乃當如正義說耳

雨雪雰雰傳雰雰雪皃豐年之冬必有積雪釋文雨于傅反崔如字如字則是雨雪並下雪而兼雨到地即化此冬安得有積雪崔讀與毛義違不可从也雰乃氛之或體說文氛云祥氣也傳言雪皃者文選謝惠連雪賦云連氛累靄掩日韜霞霰淅瀝而先集雪紛糅而遂多則氛氛是將雪時皃狀故傳以為雪皃也

疆場有瓜傳剝瓜為菹也箋云于畔上種瓜瓜成又入

其稅天子剝削淹漬以爲菹貴四時之異物正義引地官場人凡祭祀共其果蓏瓜瓠之屬謂天子之瓜自令有司供之不稅于民按載師曰以場圃任園地又曰凡任地國宅無征園廛二十而一註鄭司農云任地謂任土地以起賦稅也元謂國宅凡官所有宮室吏所治者也國稅輕近而重遠近者多役也園廛亦輕之者廛無穀園少利也古之宅必有樹而疆場有瓜是鄭以載師稅瓜矣孔何不引以証與豈以載師園地在近郊之內鄭註雖引此詩而非民田之疆場然稍縣疆之地行井田則于公田種穀田畔種瓜

穀是曾孫之穡瓜爲皇祖之菹亦統在任地起稅之內不可謂不稅民瓜矣